

精校
張氏醫通

傷寒
續論
(二)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傷寒續緒二論自序

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遞代不乏名賢衍釋仲景之文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何哉人皆逐其歧路而莫或邇其原本也夫傷寒一道入乎精微未嘗不易知簡能守其糟粕則愈趨愈遠乃至人異其指家異其學清訛相承不可窮盡理則固然無足怪者余自幼迄今遍讀傷寒書見諸家之多歧而不一也往往掩卷歎曰仲景書不可以不釋不釋則世久而失傳尤不可以多釋多釋則辭繁而易亂用是精研密諦歷歲時暑雨祁寒不敢暇逸蓋三十年來靡刻不以此事為業蒙焉後得尚論條辨內外諸編又復廣求秘本反覆詳訖初猶扞格難通久之忽有燎悟始覺向之所謂多歧者漸歸一貫又久之而觸手觸目與仲景之法了無凝滯夫然後又竊歎世之見其糟粕而不見其精微者當不止一人安得有人焉晰其餘貫開其晦蒙如撥雲見日豈非吾儕一大愉快哉昔王安道嘗有志類編而未果至今猶為惋惜因是不揣固陋勉圖排續首將叔和編纂失序處一一次第詳六經明併合疎結痞定溫熱蠱痼漏喝等之似傷寒者分隸而註釋之大都博採眾長貫以己意使讀者豁然歸一不致爾我迭見眩煌心目也繼又節取後賢之作分列冬溫春溫疫癘及類證夾證細證之辨合為續緒二論續者祖仲景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滙明其源流而後仲景之文相得益彰無庸繁衍曲釋自可顯然不晦庶無負三十年苦心書成授梓請正於世之講仲景之學者

康熙丁未旦月石頑張璐識
傷寒續論目錄

卷上

太陽上篇

太陽中篇

太陽下篇

陽明上篇

陽明下篇

少陽篇

太陰篇

少陰上篇

少陰下篇

厥陰篇

卷下

藏結結胸痞篇

合病併病篇

溫熱病篇

瘧篇

脉法篇

傷寒例

正方

附古方分兩

正方目錄

桂枝湯

小建中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新加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甘草湯

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

炙甘草湯

麻黃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麻黃升麻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四逆散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桃核承氣湯

抵當湯

抵當圓

茵陳蒿湯

麻仁丸

蜜煎導方

豬膽汁方

大陷胸湯

大陷胸圓

小陷胸湯

十棗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黃連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吳茱萸湯

旋覆代赭石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桃花湯

四逆湯

四逆加人參湯

茯苓四逆湯

通脈四逆湯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附子湯

真武湯

乾薑附子湯

桂枝附子湯

白朮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理中圓及湯

桂枝人參湯

甘草乾薑湯

烏梅丸

五苓散

豬苓湯

瓜蒂散

白散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薑湯

梔子槲皮湯

枳實梔子豉湯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芍藥甘草湯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竹葉石膏湯

甘草湯

桔梗湯

文蛤散

豬膚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黃連阿膠湯

白頭翁湯

牡蠣澤瀉散

燒棍散

藏結結胸痞篇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結胸者陽邪結於陽也藏結者陰邪結於陰也然胸位高藏位卑其脈之寸浮關沉兩俱無異但藏結之關脈更加小細而脈沉以關脈居上正三焦之邪邪由此下結積氣由此上干實往來之要衝所以病在下而脈反因於中也若見舌白胎滑則外邪固結於裏其勢最重以表裏兩解之法俱不可用故為難治其不出方者正欲人深究其旨而施治非不治也治之務在分解表裏錯雜之邪使陰氣漸下而內消客邪漸上而外散庶可圖功於萬一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藏結之所以不可攻者從來置之不講以為仲景未嘗明言後人無從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參討耳夫所謂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辭正欲人詳審其攻之次第也試思藏已結矣匪攻而結何由開耶所謂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謂下利嘔逆不可攻又謂表解乃可攻瘧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訣謂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則證不在六經之表裏而在上焦下焦之兩途欲知其候但觀舌上有無胎滑有之則外感之陽熱挾痞氣而反在下素痞之陰寒挾熱勢而反在上此與裏證已具表證未除者相去不遠但其陰陽悖逆格拒不入證轉凶危耳豈結胸胸內拒痛而藏結腹內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陰筋而死不攻則病不除所以以攻為戒是則調其陰陽使之相入而滑胎既退然後攻之則邪熱外散寒氣內消此持危扶顛之真手眼也

病腸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按病人素有動氣在當臍上下左右則不可發汗素有痞氣在臍下連臍傍則不可攻下醫不細詢病家不明告因而貽禍者多矣已上藏結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病發於陽者太陽表證誤下邪結於胸也病發於陰者皆是內挾痰飲外感風寒中氣先傷所以汗下不解而心下痞也凡結

胸正在胸中。此正太陽全盛之邪。因誤下乘虛而入。故曰熱入因作結胸。是處方名為陷胸。若痞則多偏胸脇。而無正中結痛之候。故但言因作痞。而不用熱入二字。其邪之盛衰可知。是處方名為瀉心。觀其主治。則虛實迥然。不侔。則知表邪為陽。裏邪為陰也。明矣。或言中風為陽邪。傷寒為陰邪。安有風傷衛氣。氣受傷而反變為結胸。寒傷營血。血受傷而反成痞之理。復有誤認直中陰寒之陰。下早變成痞者。則陰寒本無實熱。何得有下早之變。設陰結陰躁而誤下之。立變危逆。恐不至於成痞。停日待變而死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脈浮而動數。雖主風熱。亦主正虛。虛故邪持日久。頭痛發熱。惡寒表終不解。醫不知其邪持太陽。未傳他經。反誤下之。於是動數之脈變遲。而在表之證變結胸矣。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蓋動數為欲傳之脈。變遲則力綿勢緩而不能傳。且有結而難開之象。膈中之氣與外實之邪。兩相格鬪。故為拒痛。胃中水穀所生之精悍。因誤下而致空虛。則不能藉之以衝開外邪。反為外邪衝動其膈。於是正氣往返邪逼之界。覺短氣不足以息。更煩躁有加。遂至神明不安。無端而生懊憹。反此皆陽邪內陷所致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圓。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勢若昂。有

似柔痙之狀。然痙病身首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痙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圓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觀方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矣。而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表邪未盡。下之是令結而又結也。所以致死。此見一誤不堪再誤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煩躁。曷為主死耶。蓋邪結於胸。雖藉藥力以開之。而所以載藥力上行者。胃氣也。胃氣充溢於津液之內。汗之津液一傷。下之津液再傷。至熱邪

搏飲結於當胸。而津液又急奔以應上。正有不盡不已之勢。胃氣垂絕。能無敗乎。此結胸諸法。見幾於早。兢兢以潑飲為先務。飲滌則津液自安矣。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熱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於膈間也。前條言寸脈浮。關脈沉。此言脈沉緊更明。蓋緊脈有浮沉之別。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則知結胸。非中風下早而成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治結胸證。所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挾內飲搏結胸間。未全入於裏也。若干餘日熱結在裏。則是無形之邪熱蘊結。必不定在胸上。而非結胸明矣。加以往來寒熱。仍兼半表。當用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熱邪。於陷胸之義無取也。無大熱。與上文熱實互意。內陷之邪。但結胸間。而表裏之熱。反不熾盛。是為水飲結在胸脇。其人頭有微汗。乃邪在高。而陽氣不得下達之明徵。此則主用大陷胸湯。允為的對。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之大熱。從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大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更加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始得蕩滌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膈上痰飲。則非法矣。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鞅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此條雖係併病。以其反下之而成結胸。當隨見所變之證。而歸重於結胸也。誤下之變。乃致結胸下利。上下交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頗可易言哉。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小結胸病。正在心下。則不似大結胸之高。在心上也。按之則痛。比手不可近。則較輕也。而脈之浮。又淺於沉滑。又緩於緊。可見其入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黃連半夏枳實藥味雖平。而泄熱散結。亦是突圍而入。所以名為小陷胸也。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寒實結胸。乃寒飲結聚。而無大熱也。意謂小陷胸半夏枳實

實。足以去其痰飲。又慮黃連難祛寒實。故又主白散取已立之辛熱破結。貝母之苦寒開鬱。桔梗載之上涌為的當耳。已上結胸例。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噎食臭。腸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汗後外邪雖解。然必胃氣安和。始得脫然無恙。以胃主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內結。因發汗而外亡。兩相告匱。其人心下必痞鞭。以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胃病故乾噎食臭。食入而嘔。餒酸也。胃病故水入而傍滲。脇肋也。胃中水穀不行。腹中必雷鳴。而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雖不由誤下。而且成痞。設誤下之。其痞結又當何似耶。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此條痞證。傷寒與中風互言。

大意具見。可見病發於陰。下之而成痞者。非指傷寒為陰也。下利完穀。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胃中空虛之互辭也。設不知此義。以為結熱而復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除去生薑人參。而倍甘草。乾薑也。客邪乘虛結於心下。本當用人參。以誤而再誤。其痞已極。人參仁柔無剛決之力。故不宜用。生薑辛溫最宜用者。然以氣薄主散。恐其領津液上升。客邪從之犯上。故倍用乾薑代之以開痞。而用甘草為君。坐鎮中州。庶心下與腹中。漸至甯泰耳。今人但知以生薑代乾薑之僭。孰知以乾薑代生薑之敬哉。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五六日嘔而發熱。為太陽之本證。蓋嘔多屬陽明。然有太陽邪氣未罷。欲傳陽明之候。有少陽邪氣在裏。逆攻陽明之候。所以陽明致戒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恐傷太陽少陽也。此本柴胡證。誤用下藥。則邪熱乘虛入胃。而膽却受寒。故於生薑瀉心湯中。去生薑之走表。君半夏以溫膽。兼苓連以除胃中邪熱也。瀉心諸方。原為瀉心下痞塞之疾。飲水氣而設。此證起於嘔。故推半夏為君耳。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

連瀉心湯。大下之後復發汗。先裏後表。顛倒差誤。究竟已陷之邪。痞結心下證。兼惡寒。表邪不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當先行解肌之法。以治外。外解已後。乃用大黃黃連。攻其濕熱凝聚之痞。方為合法耳。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傷寒脈浮而緊。即不可下。誤下而緊反入裏。則寒邪轉入轉深矣。外邪與飲搏結。故心下滿鞅。若按之自濡。而不滿鞅。乃是濁氣挾濕熱。痞聚於心下。則與外邪無預也。濁氣上逆。惟苦寒可瀉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之法。即為定藥。若惡寒汗出。雖有濕熱痞聚於心下。而挾陽虛陰盛之證。故於大黃黃連瀉心湯內。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共成傾否之功。即一瀉心湯方中。法度森森若此。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傷寒邪氣傳裏。而為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濁滯於下。為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寃於上。為胸中熱。欲嘔吐。故於半夏瀉心湯中。除去黃芩而加桂枝。去黃芩者。為其有下寒。腹痛也。加桂枝者。用以散胸中之熱邪。而治嘔吐也。經曰。上熱者瀉之。以苦。下寒者散之以辛。故用黃連以瀉上熱。乾薑桂枝半夏以散下寒。人參甘草大棗以益胃而緩其中。此分理陰陽和解上下之正法也。常因此而推及藏結之古上胎滑濕家之古上如胎者。皆不出是方。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鞅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和未也。十棗湯主之。此證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篤。即此表邪散解之徵。雖有頭痛。心下痞。鞅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諸證。乃熱邪搏飲之本證。不得以表證名之。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設外邪不解。何緣而得汗乎。攻藥取十棗湯者。正與陷胸相倣。傷寒種種下法。咸為胃實而設。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芫花之辛。以逐飲。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并賴大棗之甘。以運脾。助諸藥祛水。飲於胸脇之間。乃下劑中之變法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鞅。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石湯主之。汗吐下法備而後表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痰飲上逆。故作痞。鞅。逆氣上衝。而正氣不續。故噫氣不除。所以用代赭石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

氣微加解邪滌飢而開其痞則噫氣自除耳。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誤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矣。乃復以他藥下之。他藥則皆瀉滌下焦之藥。與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縱痞鞭微除。而關開盡撤。利無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開痞止利。原不為過。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鄰國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餘糧固下焦之脫。而重修其關開。倘更不止。復通支河水道。以殺急奔之勢。度水穀分而下利自止耳。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具備。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而解之。法正當主用。蓋其功擅潤津滋燥。導飲蕩熱。所以亦得為消痞滿之良法也。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利。而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誤下而致裏虛。則外熱乘之。變為利下不止者。裏虛不守也。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痞塞而堅滿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通虛。故用理中以和之。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為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外邪不解。轉入於裏。心中痞鞭。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裏證已迫。計惟有大柴胡一湯。合表裏而兩解之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凡表裏錯誤。證變危篤。有陰已亡而陽邪尚不盡者。有陽邪盡而陽氣亦隨亡者。有外邪將盡未盡而陰陽未至全虧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大率心下痞與胸悶結。雖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陽邪所聚之位。觀無陽則陰獨一語。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並竭。實由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無陽陰獨。早已括盡誤下成痞大義。無陽亦與亡陽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乃成危候。其用藥差誤。即可同推。已上痞證例。

太陽病項背強八八。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八八。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二條以有汗無汗。定傷風傷寒。仲景以所顯證全似太陽。其間略兼項背強八八為陽明之候。未至兩經各半。故不用合病二字。然雖不名合病。其實乃合病之初證也。八八頸不舒也。項屬太陽而頸屬陽明。二經合病。則頸項皆不和矣。太陽風傷衛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桂枝湯中加葛根一藥。太陽寒傷營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麻黃湯中加葛根一藥。此大匠天然不易之數率也。然第二條不用麻黃湯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黃葛根者。以頸項背但是陽位。易於得汗之處。設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毋項背強八八者。變為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之所以精義入神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二條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夏入葛根湯以滌飲止嘔。若自下利。則但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下利裏證也。而仲景以此湯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陽實而陰虛。陰虛故下利也。與此湯以散經中之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不治利而利自止耳。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兩經合病。當合用兩經之藥。何獨偏用麻黃耶。此見仲景

析義之經。蓋太陽邪在胸。陽明邪在胃。兩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滿。麻黃杏仁治肺氣喘逆之專藥也。用之恰當。正所謂內舉不避親也。何偏之有。按太陽與陽明合病。所重全在於表。故主以葛根麻黃二湯。若太

陽與少陽合病。則邪漸迫裏。合用小柴胡柴胡桂枝二湯。若溫病之太陽少陽合病。當用黃芩湯。黃芩加半夏生

薑湯。其下陽明少陽合病。以邪入府。脈來滑數。即用大承氣下之。與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不殊也。設經證未罷。脈

不滑數。又當從大柴胡兩解表裏無疑。其太陽與少陽合病本條。見溫熱病篇中。宜參看。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剋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

湯。木土之邪交動。則水穀不停而急奔。故下可必也。陽明脈大。少陽脈弦。兩無相負。乃為順候。然兩經合病。陽明

之氣衰。則弦獨少。見陽勝而陽明負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剋賊之邪。勢必藉大力之藥。急從下奪。

乃為解圍之善著然亦必其脈滑而數有宿食者始為當下無疑設脈不滑數而遲軟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乎
已上合病例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薰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絳絳汗出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二陽併病二條皆是太陽與陽明併病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則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故宜大下也按上條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因汗出不徹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為逆謂其必成結胸等證也如此者可小發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薰之又非小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當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耳短氣者因汗不徹而邪氣未盡氣受傷也脈濇者以寒濕留於肌腠而營氣不能條達血受傷也汗後短氣脈濇但當斷之以汗出不徹而與桂枝二越婢一湯小發其汗則愈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太陽病原無下法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裏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加芩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陽明兩解表裏之變法與治痞之意不殊也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讞語脈弦五六日讞語不止當刺期門 刺大椎者瀉三陽督脈也刺肺俞者使肺氣下行而膀胱氣化也刺肝俞者所以瀉膽也刺期門者瀉肝膽之實也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肝木直乘脾土為縱。此本太陽少陽併病。以其人平素肝盛脾衰。故其證腹滿譫語。蓋顯肝邪乘脾之候。蓋少陽雖主風木。仍賴衛氣營養。所以仲景云。此屬胃。胃不和。所以腹滿譫語也。其脈寸口浮緊。為太陽寒傷營之脈。寸口即氣口。乃脾胃之所主。肝木挾邪過盛。所以脾胃之土。益受其制也。刺期門以泄肝邪。則中土攸寧矣。

傷寒發熱。晉晉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黃刺期門。肝木反乘肺金為橫。此亦太陽少陽併病。以其人素常肝盛肺虛。故其證雖發熱惡寒。為太陽表證未除。而大渴飲水。則少陽裏熱已著。蓋木盛則火易熾。金虛則水不生。所以求水為潤木得水助。其勢益橫。水勢泛溢。其腹必滿。亦當刺期門以泄肝邪。則肺自安矣。然但腹滿而不譫語。其邪稍輕。以肺金較肝木雖虛原無他病。暗為運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渗。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是以病欲自解。不必刺也。讀者毋以刺期門在欲解下。而以辭害義也。按縱橫之證不同。而皆刺期門者。以賊土侮金。總由木盛腹滿譫語。證涉危疑。故急以瀉木為主也。上四條俱用刺法。今傷寒家不諳此理。若論用藥。無過柴胡桂枝湯加減。觀下條發汗多亡陽譫語治法。可類推矣。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太陽與少陽併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誤汗亡陽譫語者。復不可下。宜桂枝柴胡以和二經營衛也。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支結者。支飲聚結於心下之

偏傍。非正中也。傷寒至六七日。宜傳經已遍。乃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其邪尚在少陽之界。未入於裏。雖心

下支結。而外證未除。終非結胸可疑。故但用柴胡桂枝。使太陽之邪。仍從太陽而解。邪去而支飲自開矣。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

枝乾薑湯主之。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五六日已發汗。邪雖未解而勢已微。因誤下之。微邪凝聚於上焦。則肺氣壅遏。所以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知邪氣已入少陽之界。故為未解。因與柴胡桂枝解太陽少陽之邪。黃芩甘草散內外之熱。乾薑主胃中寒。飲枯薑根治脇上熱。渴壯嘔。以開脇下之微結也。服湯後反加微煩者。

近世謂之藥煩以汗後津液受傷胃氣虛熱不能勝藥力也必須服復藥勝病邪方得汗出而解。上二條皆太陽少陽併病因本文中有支結微結所以後世遂認結胸致節庵又以小柴胡加桔梗治痞結亦不過治表邪初犯中焦者方克有效若真結胸則邪已因誤下引入內結非大小陷胸湯圖峻攻必不能解散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此陽明少陽併病也潮熱者陽明胃熱之候若大便溏小便自可則胃全不實更加胸脇滿不去則證已兼見少陽矣經兼少陽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湯合表裏而總和之乃少陽一經之正治故陽明少陽亦取用之無別法也。

陽明病脇下鞅滿不大便而嘔古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汗出而解也。

此亦陽明少陽併病不但大便溏為胃本實即使不大便而見脇下鞅滿嘔與古胎之證則少陽為多亦當從小柴胡湯分解陰陽則上下通和濺然汗出而古胎嘔逆脇滿之外證一時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一時表裏俱微所以為當也。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關係病機最切風寒之邪協津液而上聚膈中為喘為嘔為水逆為結胸常十居六七是風寒不解則津液必不得下倘誤行發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轉增上逆之勢愈無退息之期矣。已上併病例。

溫熱

仲景溫病熱病諸例向來混入傷寒六經例中致使後世有以黃芩白虎湯誤治傷寒者有以黃芩白虎證誤呼傷寒者良由混次不分以致蒙昧千古自長沙迄今惟守真一人獨得其秘則又晦其名目不曰溫熱而曰傷寒何怪當世名家動輒錯謬誤耶今將溫熱諸條另析此篇學者洗心讀之如琅函一展火輪劍樹頓化清涼大地也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發熱而渴不惡寒提挈溫病自內而發之大綱凡初病不惡寒便發熱煩渴三四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此溫病也若先惡寒發熱三四日後表邪傳裏變煩渴者此又傷寒熱邪傳裏而顯內實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癰時癰癰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條緊接上條其下

即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見風溫之由誤發溫病汗而致者與更感於風而成者自是兩般風溫之證兼太陽少陰其脈尺寸俱浮蓋腎水本當沉也風溫載之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危矣伏邪久鬱身中時當二月其脈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裏熱少陰將同用事恣汗無忌灼熱反倍是謂風溫風溫表裏俱浮脈其證自汗身重腎水病也多眠睡鼻息軒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早已犯此大戒乎既腎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洩太陽藏府同時絕矣被火者微則熱傷榮氣而瘵熱發黃劇則熱甚生風而如驚癇時瘵癰火熱亂其神明擾其經脈也傷寒燔鍼灼灸仲景屢戒至溫證尤當戒之被火微發黃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經脈重證莫重於此稍輕誤火少陰脈系咽喉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逆則神聖莫挽矣故治溫病全在未發汗前辨其脈證補救備至防危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亦何措其手足哉內經刺熱論溫榮交已後其病內連腎評熱論溫專論數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復出不盡之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洩命門所藏之精不能照物神水絕矣腫于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扼要膀胱若腎藏將絕寧不膀胱先絕乎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此言太陽少陽合病明非傳次少陽之

證洵為溫病之合病無疑以其人中氣本虛熱邪不能外泄故內攻而自下利也與黃芩湯解散表裏之熱較之傷寒治法迥殊按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即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至於痰飲結聚膈上又不得不用薑半此又不越傷寒治法耳按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為主傷寒傳至少陽熱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和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

加入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此伏氣因感客邪而發，故脈見浮緊也。然浮緊之脈，而見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雖是溫病，却與傷寒之陽明不異，加以咽燥口苦，腹滿而喘，身重明係溫熱之候，所以汗下燒鍼俱不可用。宜其黃芩白虎主治也。更兼風寒客氣在膈，故舌上胎滑，而黃芩輩又禁用。則當湧以梔子豉湯。此治太陽而無碍陽明矣。若前證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白虎湯以解熱生津。若更加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又為熱耗陽明津液，更宜豬苓湯以導熱滋乾。總由客邪寒氣在胃難用黃芩白虎輩寒藥，故別尋傍實以散熱邪耳。○傷寒小便不利，以脈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脈沉者屬血分，豬苓湯。而溫熱病之小便不利，脈浮者屬表證，豬苓湯。脈沉者屬裏證，承氣湯。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熱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不可以此而碍彼也。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太陽傷寒犯本有五苓散兩解一法。而陽明溫熱復有豬苓湯導熱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蓋陽明胃主津液，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陽明熱甚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奪之於外，復利其小便而奪之於下，則津液立亡而已。其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而汗出少者，方可用豬苓湯。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而汗出多者，則宜白虎加入參。其法已具上條。若脈沉熱甚多汗渴欲飲水，而小便黃赤不利者，又當從承氣下之以救陰為急也。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溫熱之氣自內達表，故三陽合病最多。此條言溫病，故但目合則汗。其非熱病之時，時大汗可知矣。以其表裏俱熱，六合俱邪，故關上之脈浮大，但欲眠睡。其為陽明之熱，又可知矣。而目合則汗，又屬少陽。治當從小柴胡加減，或黃芩湯加柴胡尤妥。設熱病見脈浮大，但欲眠睡而盜汗者，為正氣本虛，故熱勢反不甚劇，又當用白虎加入參湯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此言熱病兼喝之合病也。夏月天令炎熱，伏鬱之邪多乘暑氣一齊發出，三陽中州之擾亂可知矣。此時發汗則津液倍竭，故譫語益甚。下之則陽邪內陷，故手足逆冷。熱不得越，故額上生汗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碍表裏在所急用。若疑手足厥冷為陽虛，則殺人矣。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寒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十載無人揭出。今特表明一

齊眾楚。在所不解。夫白虎湯本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有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而滑脈無不實之理。明係伏邪發出於表之徵。以其熱邪初乘肌表。表氣不能勝邪。其外反顯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發未盡。裏熱猶盛。故言裏有熱。以其非有燥結實熱。乃用白虎解散鬱發之邪。或言當是表有熱。裏有實。寒字與實字形類。其說近是。若果裏有實。則當用承氣。又不當用白虎矣。按此本言熱病。而仲景不曰熱病。而曰傷寒者。其藏機全在乎此。欲人深求而自得也。蓋熱病乃冬不藏精。陽氣發泄。驟傷寒冷。致邪氣伏藏於骨髓。至夏大汗出而熱邪始發。故仍以傷寒目之。以伏邪從骨髓發出。由心包而達陽明。處方乃以石膏救陽明之熱。知母淨少陰之源。甘草粳米護心包而保肺氣。是以氣弱者必加人參也。後人不審。每以白虎湯治冬月傷寒發熱。今特昭揭此義。以為冬月擅用白虎之戒。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滑陽脈也。故其厥為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唇

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或竹葉石膏解其鬱熱則愈也。○此條明言裏有熱。蓋見前條之表有熱。裏有寒。為誤也。叔和因脈滑而厥。遂以此例混入厥陰篇中。今歸此。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但解熱而不能

解表。故熱病稍帶暴寒客邪。惡寒頭痛身疼之表證皆不可用。須脈洪大或數煩熱燥渴。始可與服。若先前微帶非時表邪。二三日後客邪先從表散。但顯熱病脈證煩渴欲飲水者。為津液大耗。又非白虎所能治。必加人參以助津氣。則熱邪始得解散耳。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伏熱內盛。故口燥心煩。以真陽不能勝邪。故背微惡

寒。而外無大熱。宜白虎解內熱。毒加人參以助真氣也。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詳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人參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

所以表熱不除。邪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欲飲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為急耶。